

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

王炳华 著

精绝春秋



尼雅考古大发现

浙江文艺出版社

前 言

在《精绝春秋》这本小书中，在简单叙说尼雅与精绝相关背景资料外，介绍给大家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内容是国内外考古学者步入尼雅的过程。谈到了20世纪中，在尼雅废墟上曾经展开过的风风雨雨。从1901年斯坦因开始，到新疆考古所在1997年以中日合作的方式结束在尼雅的工作。梗概叙说了100年中在尼雅遗址上的考古活动。说的是考古，但并没有忽视了在考古活动后面鲜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群与社会。从清朝末年、中华民国政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尼雅考古舞台前面、后面，从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的大员、北洋政府封疆大吏，到名不见经传、实际却在尼雅考古舞台上发生过影响的升斗小民，各种社会力量，不同利益驱动下的人物，都曾交集于“尼雅”。在这个茫茫沙海，只能算得针头般大小的古代精绝王国的故址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以考古为主线的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还值得费笔墨、耗纸张，把它们写出来、印出来，是因为它们确实还是有点用处。读过后，您合起书页想一想，那些已经走下



舞台的不同性格、不同形貌的人，真有不少还生存、活动在今天的人世间，甚至可能会显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从这一角度，我们自然既可以从中体味、认识100年来祖国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认识距我们看去遥远（远到昆仑山下的沙漠深处），实际却又是那么近（近得和我们心理相通、心情相同）的新疆大地，这片土地上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变化。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介绍差不多100年来经过中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在尼雅废墟中已经发掘出来的精绝故国的历史和文明。

20世纪尼雅考古的过程是可以清楚说明的。它去时未远，相关记录、报告，稍费时日并不难找到，可以基本说得明白。至于尼雅考古揭示的精绝文明，就不那么容易说得清楚了。或者说，可以清楚相当部分，还有相当部分则仍然是相当模糊的。考古工作触摸到了它的门槛，进入了大门，却并没有真正进入内室每个房间之中，没有能完全看清楚它们内部的所有奥秘。

精绝春秋

既然考古工作者自己都还没有完全看清、看透，为什么还要写呢？一是想到尼雅考古在20世纪的新疆考古中，可以说是世界性热点之一，至今仍为不少人深深记忆，那里有一些值得说明的故实与新的进展；二是已经揭示了的精绝文明，如这片土地上严酷的环境变化，种族多元、文明多源的历史文化，也确实很有现实的意义，值得介绍给无缘进入尼雅、却又关心尼雅，在媒体热炒中，多少知道了一点尼雅，实际却并没有真正了解尼雅，存在许多悬念的广大读者。

尼雅考古断断续续持续了97年。一个工地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吸引过除中国外，英国、美国、日本、印度等许多国家考古、历史文化研究、博物馆工作者的关注，为它消得人憔悴，这一现象本身就不寻常，值得认真思考。

笔者有幸，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中，有机会进入尼雅沙漠，去寻找失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代文明。自1991年起，作为中日合作尼雅考古队的中方学术领队，先后6次进入尼雅沙漠中，每年，连来带去总有一个多月，设计、策划、安排并具体部署工作，亲手负责其实施。对这片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有了较深一层的认识，意识到不论是尼雅考古，还是通过尼雅考古揭示的精绝历史文明，真还有不少知识值得记取，不应丢失、遗忘。但在真正动手写这本小书后才发现，尼雅考古这一难得的机遇，自己并没有用得很多。



好，不少应该做的工作没有做，早就提上日程的课题也有一些至今未能深入展开。不少实物，虽是亲手发掘，但积淀其中的文化内涵，也难说已认识得很清楚。细心的读者，在本书中是不难发现其痕迹的。

《精绝春秋》面对这些问题，力求实在、准确地把它们梳理清楚，告诉给读者，以利于汲取其中有益的知识，助益于明天深入一步的工作。

由于尼雅考古工作本身的局限，笔者自身认识的局限，在《精绝春秋》中奉献给大家的，只能是个人视野的一角。然而一角天地，关联全局，有助于认识全局。

友人告诉我说，这类历史文化的普及读物，还是很有必要做，有社会意义的。因而怀着真诚，完成了这本小书，希望它对人们认识新疆这片广袤土地的历史文化，有一点用处。如果借此可进而帮助人们深入理解今天的新疆，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中稍尽绵薄，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了。

本书图版，除少部分取自A.斯坦因《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中日尼雅联合考古队摄影资料外，多为本人在尼雅工作期间所摄。

目 录

2

尼雅和精绝

失落的古国——精绝
精绝史踪
尼雅废墟
精绝母亲——尼雅河
步入尼雅之路



走向沙漠废墟——尼雅

24

斯坦因闯进尼雅
斯坦因折戟尼雅
中国考古工作者初涉尼雅
尼雅考古展新页





精绝王国面面观

67

精绝古址概观

精绝居民及其经济生活

精绝建筑及其背后的精神

汉文、佉卢文中的精绝社会

丝绸之路与精绝

精绝人的精神世界

精绝古冢觅史迹

精绝绿洲沦为沙漠



126

尼雅考古大事记

参考书目

129

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

K878.04/9

精绝春秋

尼雅考古大发现

王炳华 著

C3181/0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尼雅和精绝

在 20 世纪以前，昆仑山下尼雅河畔的尼雅“巴扎”（集市），还没有成为民丰县。在过分平淡的农村生活中，作为聊天的谈资，总有一个传说，就在他们集镇北部的沙漠中，埋藏着一个古城，古城中有数不清的财宝。有特别勇敢的人，怀着发财的梦想，曾经闯入沙漠之中，寻找传说中的“古城”，总是失望而归。

传说是有生命力的，带着对沙漠风暴的恐惧，对未知世界的幻想，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播种下新的希望。

这个传说中的“古城”，就是古代的小王国——精绝。它活动的舞台主要在尼雅。

失落的古国——精绝

“尼雅”、“精绝”、尼雅与精绝之间的关系，这些概念，今天的人们已十分陌生。如果说尼雅还有一条源自昆仑山的小河可以唤起联想；“精绝”离开今天读者们的生活，就更为遥远了。



尼雅遗址位置图
Location of Niya

“尼雅遗址”位于昆仑山脚下民丰县境内，深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源自昆仑山冰川的尼雅河水，今天已不能到达“尼雅遗址”之中。已经干涸、断续，为流沙覆盖的河床可以为证，这片遗址的主人，在距今2000年前，同样是吮吸尼雅河水的乳汁，才得到了生存、发展的动力。尼雅遗址，只能算是深处沙漠的弹丸之地，历史的机缘使它一度肩承起“丝绸之路”交通要冲的责任。在不算太短的时间内，传递、沟通了各色文明，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做出了奉献。但不过短短数百年，曾是驼来马往、热闹非凡的小城，却又了无声息地沉落在漫漫黄沙之中，形若“庞贝”。它耀眼地升起、无言地沉落，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20世纪初遗址初现时，四顾茫茫，惟见沙浪起伏。自然只能以曾经灌溉过这片土地的小河——尼雅，作为遗址的名称。

失落的汉代精绝王国，故址就在尼雅；尼雅遗址中的一木一石，沙丘中散落的民居，宅第前整齐排列的行道树，宅后的果园，在在都凝聚着文献没有道及的古代精绝王国的历史遗痕。精绝以及她曾经依存的尼雅河下游生存空间，离开我们不过一千五六百年，就从鲜活的绿洲转化成了没有生命痕迹的死亡世界。这去时不算太远的殷鉴，自然有值得我们探寻、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精绝春秋

将尼雅与精绝结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地理学的根据，也有古遗址中出土文物的直接证明。

据自然地理形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存在的古代绿洲王国，只能依凭源自昆仑山冰川的几条内陆河，如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车尔臣河等而存在。离开水系灌溉范围，就是人类无法生存的沙漠。因此，根据古代文献所列“丝绸之路”南道经过的几个绿洲城邦，就有可能大概判定有关王国所在的空间，甚至在这一水系中比较具体的位置。我们以《后汉书》中比较简单明白的一则记录为据。《后汉书·西域传》中说，“丝绸之路”南道当年行走的具体路线，是“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汉代鄯善王国，其政治中心就在今阿尔金山脚下、若羌河畔的若羌绿洲，势力及于罗布淖尔。而且末王国，则位于且末河（车尔臣河）流域；拘弥（也作“扞弥”），位于今天克里雅河。如此排比下来，‘且末’与‘扞弥’之间的精绝，就只能在尼雅河水系内去觅求了。

正是根据这一看虽简单、实际却极具说服力的原则，19世纪末叶，研究中亚的法国学者格伦纳（Grenard）就曾提出一个假说，要寻找《汉书》



尼雅废墟景观

Landscape of Niya Ruins



尼雅河畔的大玛扎

Imam · Jafar · Sadig · Mazar Lying by Niya River

中提到的精绝王国故址，只能在尼雅河水系内去觅求。具体点说，在今天尼雅河水断流处的伊玛目·伽法尔·萨迪克玛扎（俗称“大玛扎”）向北，进入沙漠之中，就有可能发现汉代精绝王国故址。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逻辑推论，可惜他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得到进入大玛扎以北沙漠中实施科学考察的机遇。英国学者斯坦因（Aurel Stein）的运气要好得多，1901年，他呼应着那一特定时代的政治气候，在英国、印度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实现了进入尼雅河北部沙漠的计划。看他的行记、考古报告，他这一次找到尼雅，实在并没有什么困难：有清朝地方政府协助，当地猎人导向，可以说不费任何周折就直接步入了尼雅废墟之中。从考古学研究角度说，他是以学者身份进入尼雅的第一人，自然，向世界报道发现了尼雅遗址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从尼雅出来后，根据遗址的地理位置，他也认定这就是汉代精绝王国故址。

保存相当完好的尼雅废墟，自主人离去，只是因为风起沙流，在各种器物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干净的黄沙。清去黄沙，各种富有历史意味的文物就毕现在人们眼前。斯坦因确实是十分幸运的。但他并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发现的机遇，将有关文物的出土情况、彼此关系完全记录清楚。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真正第一次面对文物的，大多只是他雇用来的民工，而民工的动力只在于获得文物后可以得到的额外赏金。因为这一工作

精绝秦砖

机制，斯坦因每天大多只能坐在他的帐篷中，接收民工们掘自各处屋宇的文物，如是方法导致的混乱，对遗址地层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并没掩盖住斯坦因进入尼雅的光辉。他进入尼雅第一天，即获得200多件珍贵的佉卢文木牍。而佉卢文木牍中，就记录所在遗址的名称是“凯度多”（Cadeta）。学者们研究，汉代所称“精绝”，实际就是“凯度多”的音译。从读音看“精绝”与“凯度多”也确实彼此相近。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汉朝学者将“凯度多”译写成“精绝”，实在是寄托着当年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南道及精绝王国相当积极满意的感情，文词富含褒意。解析一下“精”字，意思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把精心一意、虔心服从汉王朝中央的美意寓含在内了，加上“绝”，更有赞誉这一绿洲王国之美好已臻于绝顶的味道了。如是看来，这一翻译，真可谓是音义俱佳。译笔如是，用“高明”两字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史地研究界，普遍认同尼雅就是精绝王国故址，应该主要归功于王国维。王国维在20世纪初见到斯坦因关于尼雅的报告及汉文简牍，很快就发表文章，充分肯定了斯坦因的判断。他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在《流沙坠简》中申述：“尼雅废墟，斯氏以为之精绝国。案今官书，尼雅距和田七百里，与《汉书·西域传》、《水经注·河水篇》所记精绝去于阗道里数最近，而与他国去于阗之方位、道里相去颇远，则斯氏说是也。”王国维的学养，素受尊崇，他对尼雅遗址性质的肯定，自然成了中国西域史地研究学界一致认可的结论。这进一步推进了有关尼雅考古资料的认识和研究。

要从考古文物角度找到尼雅是精绝王国废墟的直接证明，再没有比斯坦因第四次尼雅之行所获得的资料更好了。在这次（1931年）进入尼雅时，他曾背着监管人员不得动土的指令，让随从在遗址区内掘获26枚汉文木简，其中之一用工整隶体书写“汉精绝王承书从……”7字，它直接清楚肯定了木简出土的所在废墟确实就是汉属精绝王的住地。只可惜这件重要文物的照片，在事隔65年后才在中国学者王翼青的努力搜求下，重见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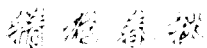
精绝史踪

在通过文物觅求精绝物质文明史之前，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淹没在浩如烟海史籍中的精绝王国史踪，认识一下将精绝推到历史前台的亚洲东部地区的政治背景。在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深藏其腹地、占地只有180多平方公里的尼雅河下游绿洲，只是沙海中小小孤岛；活动在这绿岛上区区数千人口的精绝子民，主要生活空间也就是沙漠中的尼雅河以及河边有限的土地。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十分遥远而模糊，他们既不了解，也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对其施加什么影响。他们的命运、喜怒哀乐、寄托与追求，只与河水的涨落、收获的丰歉、牛羊的膘情相关；他们的生活，就像尼雅河，平静而安详，慢慢流淌。



迂回曲折流向沙漠的尼雅河水

Niya River Winding toward Desert



只是人类世界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也不可能总是只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独自前行。从战国后期到西汉王朝代秦而立，在祖国的西北大地上，风起云涌，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政治、军事变动，迅速改变着西域大地的色彩，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精绝这类绿洲居民会有怎样的意愿、追求，就把世外桃源般的区区绿洲社会捎带着卷进了汹涌变化的时代潮流之中。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接位。他虽还只是16岁的青年，却有雄才大略，迅速改变了其父、祖辈对北方强大敌手匈奴王国退让、求和的政策，以父辈们积聚下来的比较有力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基础，要在军事上反击游牧帝国不时的侵扰，阻断他们对北部中国农民财富的劫夺。因此，他很快定下了通西域、寻羽盟，共击匈奴的战略，这就有了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招引大月氏东归的行动。万里之外，这些初看与精绝国人毫无干系的一些事，快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沙漠深处十分平静的绿洲，好像突然没有了沙漠的屏障，缩短了与外面广大世界的联系，成了不少陌生人关注的所在。

在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前36年，也就是公元前176年，匈奴曾派人向汉王朝通报，他们已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西域主要地区已在匈奴的统治之下。而其统治西域的最高领导“僮仆都尉”，就驻守在塔里木盆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库尔勒附近。这一基本形势决定了不论是衔命首赴西域的张骞，还是他的一批又一批后继者，当年要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翻越帕米尔，抵达今天的中亚西部大地，进抵阿富汗、伊朗、印度北部，甚至地中海周围，最好的路线自然就是避开匈奴重点控制的地区，即天山以北草原、天山南麓人烟较为稠密的“丝绸之路”北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伺机觅路而行。在沙漠中来去，不仅对行路者的体力，而且对行路者的意志都是重大考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绿洲居民点外，千百公里内，沿途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草料，遇不见人，茫茫沙漠极难辨识方向；此外还要忍受除饥渴外难以排遣的孤寂。它惟一的优点，就是可以避开匈奴侦察的目光，求得生命的安全。这就是当年丝绸之路“南道”的基本情况。然而，“通西域”仅靠这样的交通，当然不能适应要求。

所以，在西汉王朝前期终汉武帝刘彻的一生，为了在政治、军事上彻底击破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开河西四郡，联乌孙、征车师、伐大宛、收楼兰，极力经营以罗布淖尔、若羌地区为中心的鄯善、



昆仑山形势图

Terrain of Mt.Kunlun

数十年的腥风血雨，到汉宣帝刘询接位，情况终于有了彻底的改变。经过鄯善王国，沿阿尔金山、昆仑山西行的路线已完全通畅，标志是：汉宣帝刘询在公元前62年，宣布任命行伍出身、见识过人的郑吉为卫司马，“护鄯善以西使者”，“使护鄯善以西诸国”。说得明白点，就是由郑吉率领一支部队，负责维护“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往来，保护使节、行旅安全，同时保护鄯善以西诸国，即《汉书·西域传》中列有专传的“且末”、“精绝”、“扞弥”等。西域全境这时虽还没有完全被西汉控制，但南道一线的沙漠绿洲——精绝等，已经在西汉王朝的监管下，为“丝绸之路”安全通行奉献自己的力量了。

此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匈奴的势力已经被清除出了塔里木盆地南部，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开始。

张骞、郑吉等人向汉王朝提供的资料，应该是《汉书·西域传》中形成鄯善、且末、精绝、扞弥等诸传文字的根据：“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厄狭。西通扞弥四百六十里。”

情报资料是为现实的政治、军事、交通服务的，目的性十分鲜明，所

精绝国

以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些记录，也就是这些小绿洲的国名、人口、兵员、官员设置与相邻绿洲的距离及道路状况等，是一些最基本的、在维持南道交通上少得不能再少的资料，其他什么居民种族、语言、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文化思想观念等等，张骞、郑吉当年想必了然于胸，但史籍却一概阙如。

在与此相关的鄯善、且末传中，情况类同，没有忽略的只是与“路”有关的信息：“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且末“西通精绝两千里”；精绝“西通扞弥四百六十里”等，通读下来，自鄯善、且末、精绝到扞弥，这条路线的走向、道里交待得清清楚楚，使节、商旅来去一目了然。

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西汉末年，西汉王朝比较稳定地统治着新疆。从出土的王莽时期的汉简看出，政令还可以顺畅到达精绝。在这近100年的时段中，社会安定，“丝绸之路”通畅，在精绝王国历史上，是一段变化迅速、较为美好的时光。

西汉末年，统治阶级日益腐朽。西汉王朝及代之而生的王莽政权，终于埋葬在了农民起义的烈火之中。此后，西域大地也失掉了往昔的安定而变得祸乱迭起：先是匈奴卷土重来，“税敛重刻，诸国不堪命”；继之叶尔羌河谷的莎车王国，高擎抗匈大旗扩张实力，一度成为西域大地的霸主，但却并没有给西域大地带来和平。东汉王朝初立，对西域各城邦请求再立西域都护的呼声无力回应，只能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就使西域大地各绿洲王国，彼此“更相攻伐”。《后汉书·西域传》中说，昆仑山北麓东段小国“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接着又说，“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弧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这些西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变，就这样一笔带了过去。具体到精绝，它何时亡于鄯善，“复立”在什么时间，完全没有交待。从《后汉书》引文先后推断，精绝亡于鄯善大约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之前。至于此前莎车王称雄后是否曾将精绝收于麾下，则文献失录。亡于鄯善后，因为什么机缘而得“复立”，复立过多长时间，也渺无线索可寻。而这段历史，正是精绝考古中最为关键的时段。基本历史资料缺失，对相关考古研究既是挑战，也是不小的困难，以致研究精绝历史的学者们，至今在这一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